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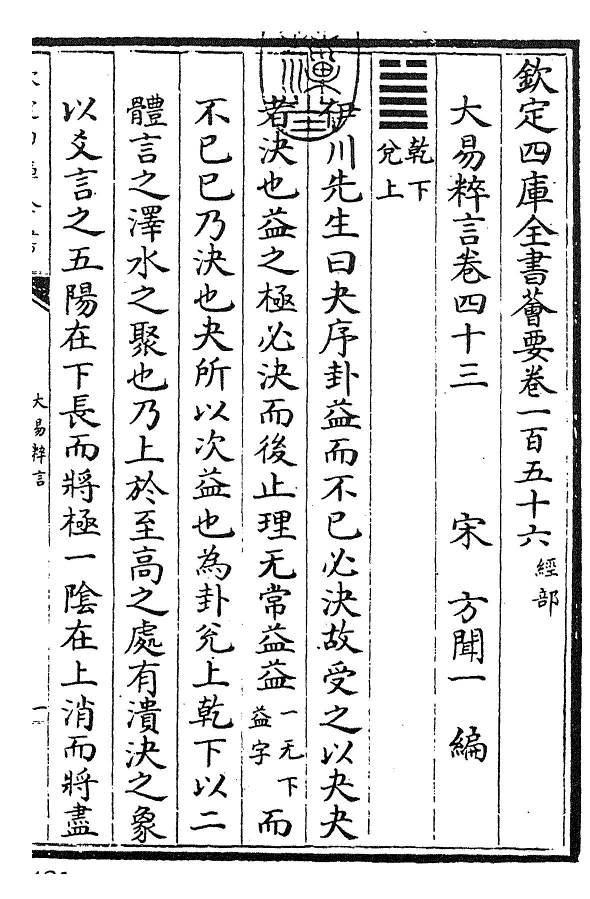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三至六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祭酒臣韋謙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百五十六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一无下而益字不已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爲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

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易傳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

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己之善道勝革之故聖王誅亂必先脩己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

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為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

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者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況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强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已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易說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説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
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伊川先生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
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
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兊說為和○揚于王庭柔雖
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
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
使衆知善惡也○孚號有厲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

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告自邑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也○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為德乃終（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

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修若是其詳何也葢君子之夬也豈徒決其人而已固將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四罪而天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意甚切將欲決之能无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正彼以其凶我以吾仁又方與羣剛恊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為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

至權其除惡之易如薙莧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為未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說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說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

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為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於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去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易說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伊川先生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為

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禄及下謂施其禄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君子道長故非徳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行无恩以及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説萬物者莫説乎澤令澤上於天有必下之勢在萬物有必説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禄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禄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所以處己也所處在德不踰法禁之中躬己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之義也惟躬己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説之矣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不正心誠意脩身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或謂忌者禁民為非

也夬之象以說下為主无法禁之義蓋夬之取名本於五剛一柔卦彖論全卦六畫之象故以剛決為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說下為主是以其義不同也輔嗣又以則忌為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故亦通不踰法禁之意易說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為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

也行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凡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隂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剛過中已為大壯況夬之五剛乎故

大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然初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无咎之義而夬之初九失之易說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

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警懼中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過於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隂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於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音號令之號而作號呼者非其義也易說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慍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愠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愠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

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己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牽梏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

於有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説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愠雖其有愠於正无害故曰无咎故君子之道綽然餘裕終不為咎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夬與大壯内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

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也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則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事也頄面顴也上體也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君子之剛則異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莧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和猶濡而有慍況非和乎故其為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

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為應故有遇雨之象夬夬者上之夬夬時也下之夬決之也得夬之時而後夬決也大壯於君子用罔之下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於君子夬夬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君子夬

夬夬居若濡有慍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在君子夬夬之上皆以下有无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易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易說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

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
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
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
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
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他卦九居四其失未
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九處陰位不
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强進其行次且剛
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

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易並傳

橫渠先生曰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乗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為力也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聰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為不明之象蓋有因循苟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時已獨居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臀无膚初无果敢有為

之志故其行次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其悔以羊很而无知九四之象牵如牵復之牵勉强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未能亡也陽喜進而陰喜退其位不當則進退不一是以次且君子聽思聰故聞善言則信九四不足以為此易說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説體而卦獨一陰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陰之主

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暴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

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葢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无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賛

之禹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蓋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其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為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為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无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

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舜之事乎語錄

白雲郭氏曰剛長至於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於是決之如決莧陸之易无所用力焉故曰莧陸夬夬也初之爲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得其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无不及焉是以用中行之道則无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充其道

則光矣取象於莧陸二物者如言摧枯拉朽之易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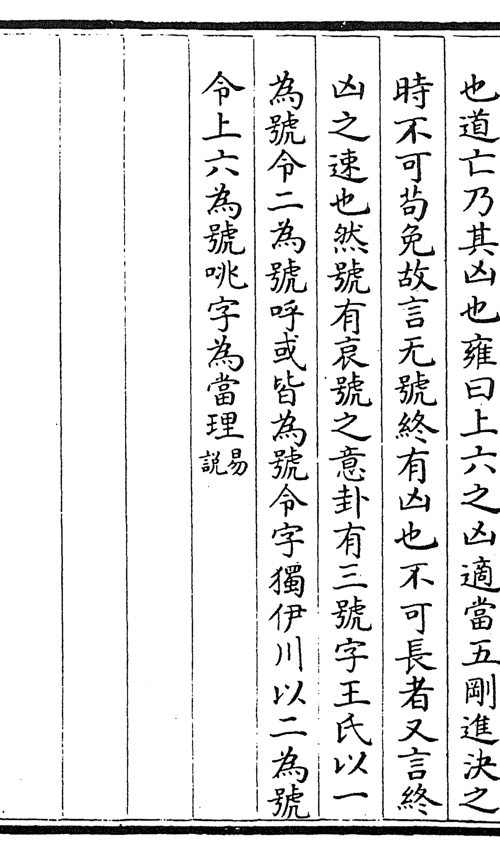
易說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

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絕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



也道亡乃其凶也雍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故言无號終有凶也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然號有哀號之意卦有三號字王氏以一為號令二為號呼或皆為號令字獨伊川以二為號令上六為號咷字為當理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三

大易粹言卷四十四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易傳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先生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姤女壯巽一无巽字為長女也女壯則乘陽

其極將至於為剥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蹢躅之戒也以其為巽體也故為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一作出也故為羸豕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長之陰也其陰雖同所以為陰則異故夬姤卦象反對其義正相反夬以五剛為義姤以一柔為義也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

取也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易說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

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剛遇中正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

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賛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非中爻不能備卦德故曰剛遇中正易説

白雲郭氏曰以柔遇剛謂之姤遇之為事天地萬物不能无也无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於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主

於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姤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於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易說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先生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

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歷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遇后王法之可以施命誥四方夫姤之道最為難用聖人用於施命誥四方之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則姤道廢矣伊川曰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若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則王公之通稱雍竊謂先王王者之

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君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大者耳故雖匹夫亦可為君子大人顔淵柳下惠是也易說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伊川先生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強之至也止之以金

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陰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陰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強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陰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犞者引而進也陰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犞也繫之

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牵於近則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論及陽城事謂汞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盖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

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无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取女可

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耶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語録

白雲郭氏曰陰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

柅止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為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茍不能堅固自制以待時譬如羸豕躁動信能蹢躅而已安能有為有行哉動而不能有為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蓋為柔道所牽耳夫遇有必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見遇之初猶將有待也易說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賔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賔也

伊川先生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一无在字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說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

賔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賔客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陰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有之得相遇之道故无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有魚為非盖姤遇之時遇為先也是以言包有魚无咎也賔者外來之陰也初六之陰二能包之二陰以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賔之來也不利其來者以義不

能包及二陰故也且初六柔道方長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賓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賓之繼來則九二退而成遯時運已化姤遇之道息矣易說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

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一有咎字也○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

所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遇之時无位之遇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於臀无膚其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遇之位以柔道不能獨立苟不能自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蹢躅之患況九三非遇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遇四之應為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厲本非九三所有盖未甞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然无大咎者三居二四

之間雖行不能越二剛終无妄遇之事故亦无大咎
夬之九四辭相類者夬姤三四反對之爻也與損益
二五同易說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先生曰包者所畏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
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
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
下之離由己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

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一无上字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〇下之離由己致之遠民者己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應為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六

見九二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也為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他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易說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一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內蘊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畜章美內積至誠則有隕自天

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无蘊字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一无有字輝光○命天理也舍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並易傳○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

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師說
橫渠先生曰杞之為物根固於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內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易說
廣平游氏曰以杞包瓜者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

柔脆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無為也中心守至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之百祥將不旋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蓋明君之於天下安危利害不惑一作貳字其心居中守正强為善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曰志不舍命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中正為道甚大其為遇也宜異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杞大木也君人之象也瓜緜緜相繼之實也民象也高其木大其

陰緜緜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有隕自天志惟天命之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隕自天則无妄遇之災是其所以為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內有含章之美故見於外者如此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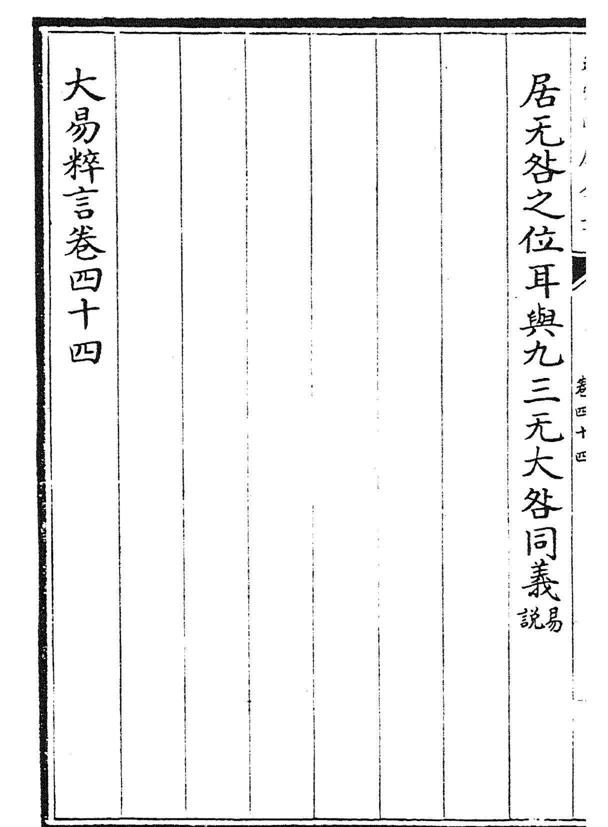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先生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

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然則如是人之遠之非他人之罪也由己致之故无所歸咎○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焉是其所以吝也无咎者姤以妄遇則有凶上九既不遇於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



居无咎之位耳與九三无大咎同義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四

大易粹言卷四十五　　宋　方聞一　編

䷬坤下兊上

伊川先生曰萃序卦姤者遇也物相遇而後聚故受之以萃萃者聚也物相會遇則成羣聚萃所以次姤也為卦澤上於地水之聚也故為萃不言澤在地上而云澤上於地言上於地則為方聚之義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渙卦義同故繇辭互見易說

萃亨王假有廟利見大人亨利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明道先生曰萃渙皆享於帝立廟因其精神之聚而形於此為其渙散故立此以收之謝顯道錄○古者祭祀用尸極有深意不可不深思蓋人之魂氣渙散孝子求神而祭无尸則不享无主則不依故易於渙萃皆言王假有廟即渙散之時事也魂氣必求其類而依之人與人既為類骨肉又為一家之類己與尸既已潔齊至誠相通以此求神宜其饗之李籲師說

伊川先生曰王者萃聚天下之道至於有廟極一无極字也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萃下有亨字羨文也亨字自在下與渙不同渙則先言卦才萃乃先言卦義彖辭甚明○天下

之聚必得大人以治之人聚則亂物聚則爭事聚則紊非大人治之則萃所以致爭亂也萃以不正則人聚為苟合財聚為悖入安得亨乎故利貞○萃者豐厚之時也其用宜稱故用大牲吉事莫重於祭故以祭享而言上交鬼神下接𢘓物百用莫不皆然一作當當萃之時而交物以厚則是享豐富之吉也天下莫不同其富樂矣若時之一元之字厚而交物以薄乃不享其豐美天下莫之與而悔吝生矣盖隨時之宜順理

而行故彖云順天命也夫不能有為者力之不足也當萃之時故利有攸往大凡興功立事貴得可為之時萃而後用是以動而有裕天理然也易傳並

橫渠先生曰萃而不見大人之德旡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萃聚之世既庶既富之時也故萃有亨之道孔子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故聖人設教必於富庶之後而設教之道莫先於孝享以為天下先故觀之神道設教亦必以盥而不薦為首與萃之

時王假有廟致孝享之意同利見大人亨者天下萬物萃聚之時主之者不得其道則亂由以生故非見大人則萃不能亨也大人為道之大足以容民畜衆者也所以利見大人者利貞故也正故能亨不正則不亨矣始言萃亨王假有廟統言之也自利見大人之下詳言其事也見大人則正正則得主萃之道故天下可以用大牲而致孝享因萃之盛足以有為是以利有攸往矣由是觀之萃非大人適所以致亂也

故卦辭先言萃有亨之道而後言見大人則亨也易說

彖曰萃聚也順以說剛中而應故聚也王假有廟致孝亨也利見大人亨聚以正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順天命也觀其所聚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伊川先生曰萃之義聚也順以而一作說以卦才言也上說而下順為上以說道使民而順於人心下說上之政令而順從於上既上下順說又陽剛處中正之位而下有應助如此故能聚也欲天下之萃才非如

是不能也○王者萃人心之道至於建立宗廟所以致其孝享之誠也祭祀人心之所自盡也故萃天下之心者无如孝享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其極也○萃之時見大人則能亨蓋聚以正道也見大人則其聚以正道得其正則亨矣萃不以正其能亨乎○用大牲承上有廟之文以享祀而言凡事莫不如是豐聚之時交於物者當厚稱其宜也物聚而力贍乃可以有為故利有攸往皆天理然也故云順天

命也○觀萃之理可以見天地萬物之情也天地之化育萬物之生成凡有者皆聚也有无動靜終始之理聚散而已故觀其所以聚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并易傳

橫渠先生曰聚而致享必有廟乃盡其實○聚不以正私邪勝也○富聚之世順天之命用大牲有所進為宜○散而通之順天命而不凝於物也凝一作疑并易說

白雲郭氏曰其道不順其情不說則无萃聚之理剛

中而應九五也萃之主也非剛則不能為衆聚之主非中則不可為主苟无其應又不能為之主也是以順以說為物聚之理剛中而應為能聚之道致孝享者嘉會之時禮在所先也萃之致孝享亦以身化天下也聚以正者見大人則聚以正道非大人則聚以不正之道故大人所以為時利見也用大牲吉利有攸往者因時而可有為也時則所謂天命也當可為而為所以順天命也然天地萬物之情所以聚者不

過順說而已其道不順則无由以聚其情不說則不能聚矣故天地萬物之情既不過順說是以彖言可見也易說

象曰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

伊川先生曰澤上於地為萃聚之象君子觀萃象以除治戎器用戒備於不虞凡物之萃則有不虞度之事故衆聚則有爭物聚則有奪大率既聚則必多故矣故觀萃象而戒也除謂簡治也去弊惡也除而聚

之所以戒不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澤聚於地萃之象也然天下之理順極者必逆説極者必怨聚極者必散乖爭陵犯莫不由此以生所以萃之時君子豫為之防除戎器而戒不虞也除謂除弊惡而新之易說

初六有孚不終乃亂乃萃若號一握為笑勿恤往无咎

象曰乃亂乃萃其志亂也

伊川先生曰初與四為正應本有孚以相從者也然

當萃時三陰聚處柔无守正之節若捨正應而從其類乃有孚而不終也乃亂惑亂其心也乃萃與其同類聚也初若守正不從號呼以求正應則一握笑之矣一握俗語一團也謂衆有聚字以為笑也若能勿恤而往從剛陽之正應則无過咎不然則入小人之羣矣○其心志為同類所惑亂故乃萃於羣陰也不能固其守則為小人所惑亂而失其正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萃聚之世物各以近相求所處遠者雖

有其應不能專一初六履不以中萃而志亂故為衆輕侮若能啼號齎咨專一其守不恤衆侮則往而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與四為正應誠信之應也而初六捨應從類不終其道乃惑亂相聚非聚以正之道也雖有一握為笑之嘆何可長也故必勿恤其類往從正應以終有孚則无咎矣何以知初六之不終盖陰柔不能有立當萃之時見其類則必聚今二陰在上故

知其捨應從類也其志亂者其志惑於其類而失應故云亂也易說

六二引吉无咎孚乃利用禴象曰引吉无咎中未變也

伊川先生曰初陰柔又非中正恐不能終其孚故因其才而為之戒二雖陰柔而得中正故雖戒而微辭一作其辭微凡爻之辭關得失二端者為法為戒亦各隨其才而設也引吉无咎引者相牽也人之交相求則合相待一作持則離二與五為正應當萃者也而相遠

又在羣陰之間必相牽引則得其萃矣五居尊位有中正之德二亦以中正之道往與之萃乃君臣和合也其所共致豈可量也是以吉而无咎也无咎者善補過也二與五不相引則過矣孚乃利用禴孚信之在中誠之謂也禴祭之簡薄者也菲薄而祭不尚備物直以誠意交於神明也孚乃者謂有其（一作其有）孚則可不用文飾專以至誠交於上（一有下字）也以禴言者謂薦其誠而已上下相聚而尚飾焉是未誠也盖其中

實者不假飾於外用禴之義也孚信者萃之本也不獨君臣之聚凡天下之聚在誠而已○萃之時以得聚為吉故九四為得上下之萃二與五雖正應然異處有間乃當萃而未合者也故能相引而萃則吉而无咎以其有中正之德未遽至改變也變則不相引矣或曰二既有中正之德而象云未變辭若不足何也曰羣陰比處乃其類聚方萃之時居其間能自守不變遠須正應剛立者能之二陰柔之才以其有中

正之德可覬其末至於變耳故象含其意以存戒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物思其聚之時能自持不變引而後往吉乃无咎凡言利用禴皆誠素著白於幽明之際未孚而略禮則神怒而民怨易說

白雲郭氏曰二雖陰柔而有中正之德猶牽於羣類不能自達必九五引而後應以見柔之不能盡萃聚之道也應而得吉吉乃无咎无咎則得聚之道矣得

聚之道則既庶既富是以可薦誠而用禴也禴祭簡薄以誠為主苟誠不至則不可以禴故以孚先之中未變者柔道好從而易變如初六改應從類是也二之所以引吉蓋以得中故未變也二以用禴故知得萃之道初之乃亂乃萃知其失矣易說

六三萃如嗟如无攸利往无咎小吝象曰往无咎上巽也

伊川先生曰三陰柔不中正之人也求萃於人而人

莫與求四則非其正應又非其類是以不正為四所棄也與二則二自以中正應五是以不正為二所不與也故欲（一无欲字）萃如則為人棄絕而嗟如不獲萃而嗟恨也上下皆不與无所利也唯往而從上六則得其萃為无咎也三與上雖非陰陽正應然萃之時以類相從皆以柔居一體之上又皆无與居相應之地上復處說順之極故得其萃而无咎也易道變動无常在人識之然而小吝何也三始求聚於四與二不

獲而後往從上六人之動為如此雖得所求亦可小羞吝也○上居柔說之極三往而无咎者上六巽順而受之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三以其類在下常失所聚故有嗟如之嘆无應无類何所利乎然與其上无應而下失初二不若往從上六雖非正應而萃之時或復以同類而可聚也是以无咎然求之非其道能无吝乎上巽者以上六有柔巽之德故有可往而從之之理也易說

九四大吉无咎象曰大吉无咎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萃之時上比九五之君得君臣之聚也下比下體羣陰得下民之聚也得上下之聚可謂善矣然四以陽居陰非正也雖得上下之聚必得大吉然後為无咎也大為周遍之義无所不周然後為大无所不正則為大吉大吉則无咎也一作矣夫上下之聚固有不由正道而得者非理枉道而得君者自古多矣非理枉道而得民者蓋亦有焉如齊之陳

常魯之季氏是也然得為大吉乎得為无咎乎故九四必能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以其位之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為一作能无咎也非盡善安得為大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位非極顯而有物之萃非大吉則悔吝必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之言大吉无咎道之至美者也而注釋之家皆反其意未以為美故伊川亦以象言位

不當疑其所為未能盡善故云必得大吉然後无咎也且以卦爻觀之萃之六爻獨有二陽下皆有應四又上比於君得其所聚莫吉於斯故言大吉无咎也位不當者四得上下之聚有大君之象而位非君位故言不當也以萃聚而得吉之大固其所宜而又曰无咎者以臣而有君聚之象其位不當疑於有咎故也萃之成卦在九四故為萃之主與豫之九四同

九五萃有位无咎匪孚元永貞悔亡象曰萃有位志未

光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天下之尊萃天下之衆而君臨之當正其位脩其德以陽剛居尊位稱其位矣為有其位矣一作也得中正之道无過咎也如是而有不信而未歸者則當自反以脩其元永貞之德則无思不服而悔亡矣元永貞者君之德民所歸也故比天下之道與萃天下之道皆在此三者王者既有其位又有其德中正无過咎而天下尚有未信服歸附者蓋

其道未光大也旡元貞之道未至也在脩德以來之如苗民逆命帝乃誕敷文德舜德非不至也蓋有遠近昏明之異故其歸有先後旣有未歸則當脩德也所為德元旡貞之道也元首也長也為君德首出庶物君長羣生有尊大之義焉有主統之義焉而又恒旡貞固則通於神明光於四海旡思不服矣乃旡匪孚而其悔亡也所謂悔志之未光心之未慊也○象舉爻上句王者之志必欲誠信著於天下有感必通

含生之類莫不懷歸若尚有匪孚是其志之未光大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居得盛位不能充以大人之德係應於二故曰有位履非不正故无咎然非君人之大信為德非厚不能无悔故元永貞而後悔亡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萃之時得位之當者九五而已然有其位斯有其事主天下之萃則其事也能充其道故為大人不能充其道則僅有其位无過亦幸矣湯之

克寛克仁彰信兆民豈有位无咎而已哉故九五為
匪孚也匪孚者未能大信於天下也不能信於天下
則將有悔矣唯元永貞可以无悔元者盡君長之道
也永可久也貞正也得位而孚充是三者之道則大
君之能事畢矣湯文是也得位而匪孚未能信於天
下故特悔亡而已此象所以言志未光也九五宜能
充其道而爻象弗與何哉蓋九四下比羣陰非其位
而有其道矣萃聚之權獨在九四凡以九五未能孚

于天下故也此爻辭弗與之義也必曰萃有位又見徒有其位而已所以甚言无其道也然九四大吉无咎而象曰位不當九五萃有位而象曰志未光者以見九四得萃聚之道而无君位可行九五雖有君位而其志未光大也易說

上六齎咨涕洟无咎象曰齎咨涕洟未安上也

伊川先生曰六說之主陰柔小人說高位而處之天下孰肯與也求萃而人莫之與其窮至於齎咨而涕

洟也齎咨咨嗟也人之絶之由己自取又將誰咎為
人惡絶不知所為則隕穫而至嗟涕真小人之情狀
也○小人所處常失其宜既貪而從欲不能自擇安
地至於困窮則顛沛不知所為六之涕洟蓋不安於
處上也君子慎其所處非義不居不幸而有危困則
泰然自安不以累其心小人居不擇安常履非據及
其窮迫則隕穫躁撓甚至涕泣為可羞也未者非遽
之辭猶俗云未便也未便能安於上也陰而居上孤

處无與既非其據豈能安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上極物之萃非所堪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衆陰可與之聚則遠而在下二陽可從之而聚而已獨乘之當萃之時失其所聚者上六也故有齎咨涕洟之象然能齎咨涕洟不敢自安於上猶爲知懼之人故雖失其所聚亦无咎矣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五

大易粹言卷四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坤上

伊川先生曰升序卦萃者聚也聚而上者謂之升故受之以升物之積聚而益高大聚而上也故為升所以次於萃也為卦坤上巽下木在地下為地中生木木生地中長而益高為升之象也易傳

升元亨用見大人勿恤南征吉

伊川先生曰升者進而上也升進一作進升則有亨義而以卦才之善故元亨也用此道以見大人不假憂恤前進則吉也南征前進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乾之九二利見大人而以時之止升之九二有六五配合之慶故可見大人之德南征而勿恤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萬物皆有升在人則位之升謂之升德之升亦升也升位則足以行道升德則足以進

道是以元亨之理在焉升位而見大人故无附麗小人之失升德而見大人則日入於君子之塗故用見大人可以无憂而有慶也南為明方陽之位也君之所也君子之類也故南征无不吉也唯見大人故可勿恤勿恤則害已者去而无憂矣故可至南征南征斯无不吉蓋升之有序如此易說

彖曰柔以時升巽而順剛中而應是以大亨用見大人勿恤往有慶也南征吉志行也

伊川先生曰以二體言柔升謂坤上行也巽既體卑而就下坤乃順時而上升以時也謂時當升也柔既上而成升則下巽而上順以巽順之道升可謂時矣二以剛中之道應於五五以中順之德應於二能巽而順其升以時是以元亨也彖文誤作大亨解在大有卦○凡升之道必由大人升於位則由王公升於道則由聖賢用巽順剛中之道以見大人必遂其升勿恤不憂其不遂也遂其升則已之（一作有）福慶而福

慶及物也○南人之所向南征謂前進也前進則遂其升而得行其志是以吉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柔道不升則沉潜无以自達其德與位日入於卑汙陷溺之域故書謂沉潜剛克者亦柔以時升之義也升以坤巽成卦二陰相附其體難升故必須時而後可升焉巽有入之道坤有順之義二五剛中而應故可升而大亨也用見大人勿恤者見大人則在己者无憂在己无憂則害己者去矣位日可

進德日可成故為有慶之漸慶者澤加於民天下之慶也然則南征則志无不行明矣易說

象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

伊川先生曰木生地中長而上升為升之象君子觀升之象以順脩其德積累微小以至高大也順則可進逆乃退也萬物之進長皆以順道也善不積不足以成名學業之充實道德之崇高皆由積累而至積小所以成高大升之義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萬物之升其象則皆如地中生木也自毫末以至合抱人莫見其升之之迹者以順積而致之耳順則不逆於德積則爲之有漸故能升而不已以極高大不然則逆德暴行未能升而困及之矣易說

初六允升大吉象曰允升大吉上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柔居巽體之下又巽之主上承於九二之剛巽之至者也二以剛中之德上應於君當升之任者也允者信從也初之柔巽唯信從於二信

二而從之同升乃大吉也二以德言則剛中以力言則當任初之隂柔又无應援不能自升從於剛中之賢以進是由剛中之道也吉孰大焉○與在上者合志同升也上謂九二從二而升乃與二同志也能信從剛中之賢一作道所以大吉并易傳

横渠先生曰允信也自信於已與上合志而升易説

白雲郭氏曰初六居衆爻之下沉滯而難升者能自信之篤確然不移終自拔於沉滯之中故言允升而

致大吉也上合志者二三之陽其升為易初六能上合九二九三之志與之同體而升所謂用見大人勿恤者也故无沉滯難升之害焉易說

九二孚乃利用禴无咎象曰九二之孚有喜也

伊川先生曰二陽剛而在下五陰柔而居上夫以剛而事柔以陽而從陰雖有時而然非順道也以暗而臨明以剛而事弱若黽勉於事勢非誠服也上下之交不以誠其可以一无以字久乎其可以有為乎五雖陰

柔然居尊位二雖剛陽事上者也當内存至誠不假文飾於外誠積於中則自不事外飾故曰利用禴謂尚誠敬也自古剛强之臣事柔弱之君未有不為矯飾者也禴祭之簡質者也云孚乃謂既孚乃宜不用文飾專以其誠感通於上也如是則得无咎以剛强之臣而事柔弱之君又當升之時非誠意相交其能免於咎乎○二能以孚誠事上則不唯為臣之道无咎而已可以行剛中之道澤及天下是有喜也凡象

言有慶者如是則有福慶及於物也言有喜者事既善而又一无又字有可一无可字喜也如大畜童牛之牿元吉象云有喜蓋牿於童則易又免强制之難是有可喜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與萃六二同易說

白雲郭氏曰書曰沉潛剛克故升之道亦以剛中而應而後大亨九二是也九二能以誠信之道孚于上下其進而有喜不亦宜乎必曰利用禴者事天地鬼

神與事君一道也禴祭簡薄惟以誠為主苟有誠信雖天地鬼神无嫌於簡薄況人道乎是以无咎易說

九三升虚邑象曰升虚邑无所疑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陽剛之才正而且巽上皆順之復有援應者一作以是而升如入无人之邑孰禦哉○无人之邑其進无疑阻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皆陰柔往无所疑易說

白雲郭氏曰自下而升至於三其來不可禦也況有

剛陽之才足以自致乎是以如升无人之虛邑其行无所疑矣易說

六四王用亨于岐山吉无咎象曰王用亨于岐山順事也

伊川先生曰四柔順之才上順君之升下順下之進己則止其所焉以陰居柔陰而在下止其所也昔者文王之居岐山之下上順天子而欲致之有道下順天下之賢而使之升進己則柔順謙恭不出其位至

德如此周之王業用是而亨也四能如是則亨而吉且无咎矣四之才固自善矣復有无咎之辭何也曰四之才雖善而其位當戒也居近君之位在升之時不可復升升則凶咎可知故云如文王則吉而无咎也然處大臣之位不得无事於升當上升其君之道下升天下之賢已則止其分焉分雖當止而德則當升也道則當亨也盡斯道者其唯文王乎○四居君近之位而當升時得吉而无咎者以其有順德也以

柔居坤順之至也文王之亨于岐山亦以湏時順事而已上順於上下順乎下已順處其義故云順事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孟子言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居焉又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則岐山為太王文王之所治也太王文王其道皆亨是以吉且无咎然所以亨者无他順事而已觀其狄人侵則事之欲土地則去之又曰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此太王之順也故邠人

從之如歸市而肇基王迹所謂亨吉而无咎矣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文王之順也故二老來歸而天下歸之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所謂亨吉而无咎矣謂之順事不亦宜乎升之道以順積為主獨六四得之易說

六五貞吉升階象曰貞吉升階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下有剛中之應故能居尊位而吉然質本陰柔必守貞固乃得其吉也若不能貞固則

信賢不篤任賢不終安能吉也階所由而升也任剛中之賢輔之而升猶登進自階言有由而易也指言九二正應然在下之賢皆用升之階也能用賢則彙升矣○倚任賢才而能貞固如是而升可以致天下之大治其志可大得也君道之升一作與患无賢才之助爾有助則由自階而升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柔中極尊不拒來者使物皆階己而升正而且吉志宜大獲也易所謂得志者聖賢獲其願

欲得臣无家堯之志也貞吉升階舜之志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升之道在上為易在下為難在上以順而可升在下必有剛德而後可升焉故六五之升獨无所事以貞自守不失其吉如歷而升有進无退況九二以剛中而應之其大得志宜矣易說

上六冥升利于不息之貞象曰冥升在上消不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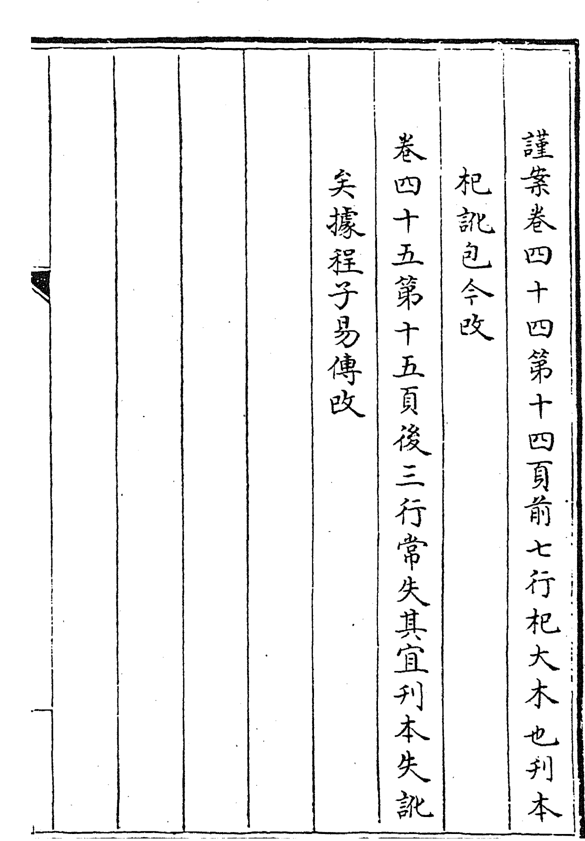
伊川先生曰六以陰居升之極昏冥於升知進而不知止者也其為不明甚矣然來升不已之心有時而

用於貞正而當不息之事則為宜矣君子於貞正之德終日乾乾自强不息如以一作上六不已之心用之於此則利也以小人貪求无已之心移於進德則何善如之○昏冥於升極上而不知已唯有消亡豈復有加益也不富无復增益也升既極退而无進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在下升之難故初六必合剛陽之志而後可升在上升之易故上六有冥升不知止之辭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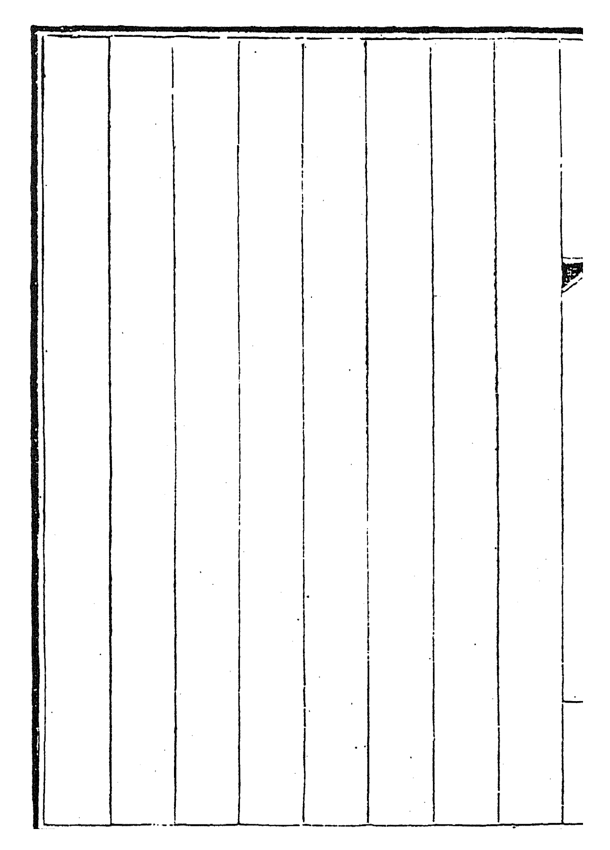
利于不息之貞者冥升於禄位則失知止之戒苟能自強不息以進於道其為利貞孰大於是消不富者冥升不已則極於升而困矣困則消至焉是以不富蓋冥升不已為消之漸而在消息之理息則富而消則不富故也易於坤體多言不富者陰道常乏也泰之六四謙之六五皆是也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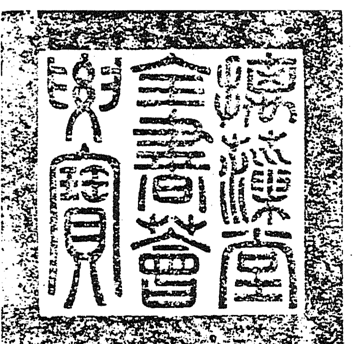
大易粹言卷四十六



謹案卷四十四第十四頁前七行杞大木也刊本杞訛包今改

卷四十五第十五頁後三行常失其宜刊本失訛矣據程子易傳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李廷敬

謄録監生臣孫珩